

诗旅奉化

暮色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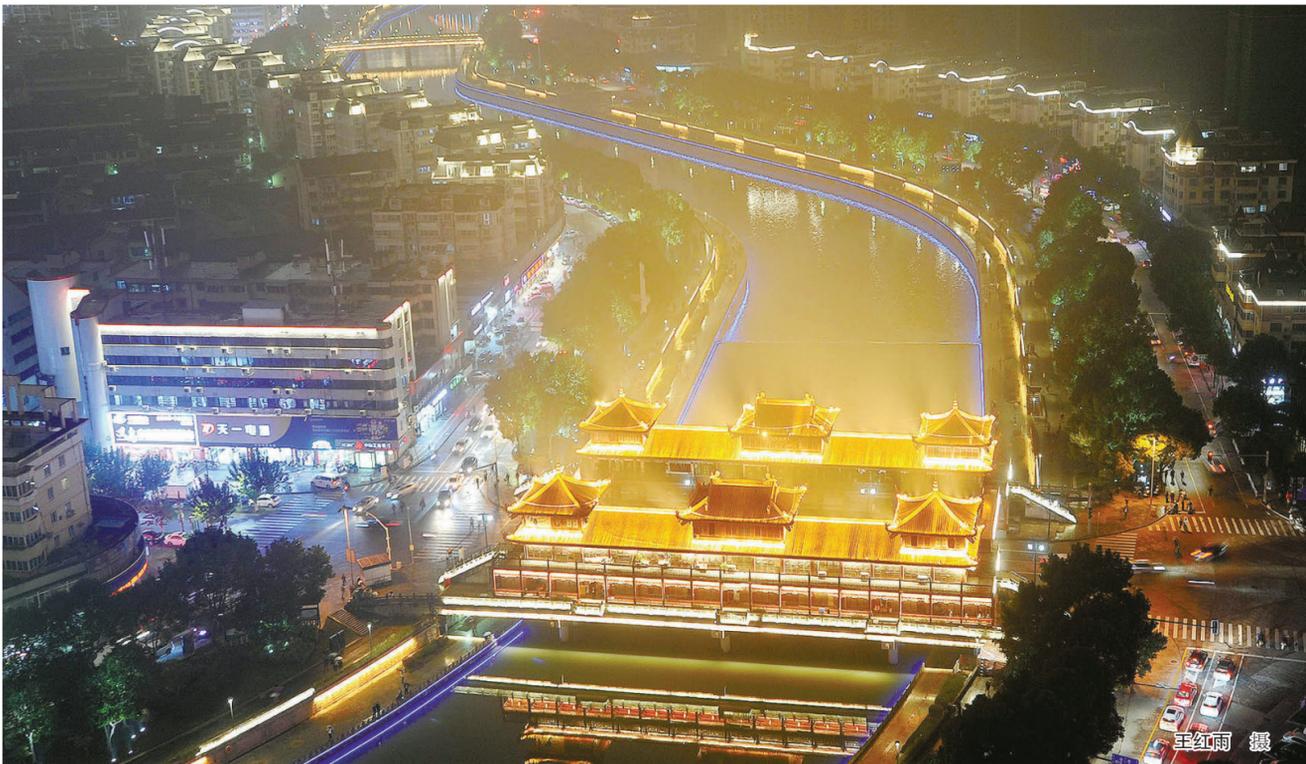
高鹏程

我习惯在晚饭后散步,这样
抵达惠政桥时,落霞恰好铺满
江面。
建筑、树木、店铺,组成街景的
两岸似乎静止,
但和百年之前已完全不同。

江水一直在动,却始终保持着
恒久的姿态。
我觉得,这变
和不变之间,肯定
有一个更高的法则掌控着一
切。

在这座小城的两端,两座山,南山
和甬山
分别伫立着两座塔仿佛
伸向天空的两支笔,貌似
平静的书写,其实都是白云苍狗,
时空的

历历变幻。
然而多少年来,落日,却总是准时
把寺院的钟声凝固在江面上,
在世界进入黑暗的时刻,保持着
从容、静穆的气度。



诗外音:

惠政桥是奉化的一个地标。刚到奉化,我应邀去三味书店参加奉化作协每月一次的文学沙龙,第一次见到了它。一组仿古廊桥亭榭式的建筑,横跨在县江上。去时恰逢日落时间,夕光斜照,铺满了县江的水面,也把惠政桥韵染得灿然生色。看上去的确很美。当时便动了想为它写一首诗的念头。但是究竟写点什么,一时竟也无从下笔。

初来奉化,单位在岳林东路,距离惠政桥不远,每天傍晚吃完晚饭,我便有意识地走到县江边,然后沿着县江边的健身步道走到惠政桥,小伫一会儿,然后再穿过桥面从另

一侧散步回寝室。

每次站在桥上,俯视桥下的流水以及江岸两边的店铺建筑,我总是无端想起卞之琳的那首名叫《断章》的小诗。那首诗似乎什么都没说,但似乎什么又都说了,每次我想到一个自觉还好的切入方式,觉得一首诗有了着落,但到下笔时,总觉得还是没有绕开这首短诗的气场。最后只好继续站在桥上,凝视落日余晖一点一点隐入水下。

奉化作协的文学沙龙每月一次,地点固定在惠政桥畔的三味书店二楼。后来尽管住的远了,但是因为要参加沙龙活动,至少也就有每月一次路过惠政桥的机会,每次

也能留下匆匆一瞥。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几年。去年一次,沙龙结束后,经过惠政桥,我忽然发现,两岸的风景似乎发生了变化。仔细一想,可不是吗,上次来时是初夏,我因为有事请假,中间错过两次沙龙,惠政桥边已是“阶前梧叶已秋声”了。我忽然意识到,我应该用一双时间之眼来观察它。我应该从一个更远的角度去打量让我们几乎已近“熟视无睹”的事物。我要写出时间和空间恒定中的变化,也要从变化中找到那些恒定不变的东西。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一千多年前,一代诗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安陆,与堂弟们在春夜宴饮时发出了这样的浩

叹。二十七岁的天才诗人发现了时间流逝的秘密,并且以酒和诗歌抵抗人生的短暂。

那么,对于一条江、对于江上的一座桥,对于一座城市,对于我们驳杂、庞大的当下生活,究竟哪些是过眼的流水云烟,哪些是需要我们从内心恪守的恒定法则?

当我爬上位于小城两端的南山和甬山,当我抚摸瑞丰塔和寿丰塔渐趋风化的砖体,仰望它们插入天空的塔尖,当我眺望更远处的落日归鸿,凝望一条河流的来处与走向,当我发现无论时间怎么变幻,落日总是准时把寺院的钟声凝固在江面上,我想,或许我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浙赣会战:日军在奉化点燃导火索

裘国松

作为一名地方文史爱好者,我对于浙东抗战史还是有一点了解。比如说1941年4月爆发的宁绍战役,对于其中的日军两度登陆镇海、日军攻占宁波城、国民党军两次溪口反攻战等史实,都多有掌握。而对与浙东也有涉的浙赣会战,了解的只是大概。

近期,我和我的同好们正在编撰浙东抗战纪念馆的“剧本”——陈列大纲。其间,我们意外地发现:抗战史上浙江境内最大规模的战役“浙赣会战”,竟发端于我们奉化!

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特机组第一次空袭日本本土,轰炸了东京等城市,而后返回到中国东南的浙江、江西。这件事轰动了日本朝野。5月15日,为了摧毁在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确保日本本土不再受到空袭,同时打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主力,日军发起了历时3个多月的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5日至17日,日军分三路在浙东起奉化、西至富阳的正面,主攻浙赣铁路中段,浙赣会战爆发。”这是诸多抗战史料,最扼要也是最普遍的说法。

当时,日本第十三军内田孝行的第70师团、大城户三治的第22师团、武内俊二郎的第116师团、酒井直次的第15师团及谷川混成旅团等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别从奉化、上虞、萧

山和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朝西南方向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主力,实施进攻。

史料有记:“5月14日晚,日军内田孝行中将的第70师团,兵分北、南两路,率先从奉化出击。北路:在溪口附近沿奉新公路向新昌推进,经新昌、嵊县,于5月20日占领东阳。南路:途中在大堰市东方山,日军遇到国民党守军的抵抗,最后突破了守军防线。15日下午2点抵达血头村附近。他们一面随时击破小股守军,一面越过险峻的山岳地带前进,17日到达新昌山区大市聚,经磐安、东阳,于5月23日占领永康。原驻永康的浙江省临时省会被迫迁至云和县,尔后内田师团经武义,从东面迂回包抄主要目标金华城。”

而战线上其它三个节点的日军行动时间,明显晚于奉化:第22师团于5月15日晨,从上虞沿曹娥江南下;第15师团于5月15日夜,从萧山附近渡过浦阳江南进;第116师团于5月16日晨,从富阳西北沿富春江西岸向建德方向进攻;最迟的第33师团于5月17日下午,从富阳城出击。

显而易见,浙赣会战最早是在浙东奉化引发。准确地说,会战的全线爆发时间应为“14日晚至17日下午”。如果将奉化至富阳的这一条战线比作一条导火索,那么引燃之地就在浙东奉化。

让我们回头看看内田师团的奉化南路进攻史实。会战史料上所记的“大堰市东方山,遇到国民党守军的抵抗”。这一支国民党守军是暂编第35师,而这个“大堰市”,应为当今的奉化大堰镇。史料所说“市”即农村集市之市,规模小于集镇的镇。我问“大堰通”毛节常老师当地可有“东方山”?他答不知。那么是否为大堰东部的一座山呢?又问史料接着写到的新昌大市聚,他说西隔几座大山,在大堰50公里之外。大堰至大市聚短短的50公里行程,日军却花费了三天时间,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山岳所阻,他们“越过险峻的山岳地带”,指的就是天台山脉北段;二是受到了国民党守军的节节抵抗。

值得一书的是,我暂编第35师与日寇第70师团的大堰之战,可谓规模庞大的浙赣会战第一仗!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暂编第35师的抗战老兵,至今仍有健在者!2019年7月17日下午,福建南平市政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百岁抗战老兵宋全生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宋全生当年就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5师1团2营5连战士,1942年参加了浙赣会战。老人有些耳背,但说话铿锵有力,或激昂,或抹泪,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那些烙刻在他脑海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他还还原了浙赣会战悲壮的抗日画面:“我所在的队伍,从奉化开始,行军不久就与日军交战,边打边往丽水山区方向撤退,部队也由游

击战,转变为正面阻击战。”末了,老人眼眶含泪告诉现场记者:“我师死伤惨重啊,光是我所在的5连10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五六个人了。”

说到浙赣会战与奉化的关系,使我联想到当时与奉化和四明山有涉的一段颇有意味的史事。

会战爆发不久的1942年6月,溪口武岭学校教务主任张恺向蒋介石汇报了当时的情况:“鄞奉一带,敌已抽调一空,新嵊、东阳等县,均无敌踪,惟匪氛甚炽。”

事实上蒋介石也非常重视故乡所在的四明山区,接到张恺报告不久,他就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四明山为我军宁绍游击唯一之根据地,不得任意放弃为要。”而1942年夏,国民党四明山游击部队已经败退到宁海,残部改编为鄞奉游击部队,由奉化籍俞民任指挥官,更无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驻扎四明山。

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样意识到四明山抗战的重要性。浙赣会战的爆发,给我党抗日武装发展浙东带来了契机。5月3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陈毅、曾山电令谭启龙等新四军干部,立即动身前往浙东主持工作。1943年8月,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四明山区的余姚梁弄,从此,成为包括杭州湾南北两岸在内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陈旭波

青云在左,剡江在右。

贴着青云路走,抬头望,天空辽远,阳光背后是青蓝,一抹抹,深深浅浅的青蓝,厚厚暖暖的博爱。

从漫步青云村口始,经文化广场,路边崭新的村服务中心和“联步”青云桥相继映入眼帘。看大街清洁,小巷幽深,风情镶嵌在古色古香的檐廊之间,看青青河清流如玉,两岸一排排花树朗润缤纷,我闻到十月上旬金桂花的香气,倏然间,脑海里浮现出一片遥远不知其所在的意境。那一刻,身心真正体验了一把“平步青云”的奇妙感觉。这感觉真善,真好,真美。我仿佛看见了,看见了青云之上有阳光,阳光里,一行白鹤上青天。在这清新自然的空气中,摇曳一团清浅的书影。

未见青云,光听名字,就让人有遐想空间——青霞飞青天,青鸟衔青果;看云卷云舒,听花开花谢。三分玩索,七分品味,青云入梦来,神游书香园。金秋清晨,欣欣然,我赶赴青云书香之约。此刻,我的脚步轻盈,青云与我的邂逅,如愿望照亮现实。

阳光如秋千荡漾,微风似细雨般呢喃,一股属于青云独有的清香迎面扑来。拐进一处铺着青石板的胡同,脚下的鞋子和青苔亲密接触,发出春蚕吐丝般的回音。石梁老屋,以条石为底,青石为墙,大门口均饰以精美的砖雕,多为合院式和连廊式。

青云之秋,书香沁心。阳光与书香已成青云气质,已成青云标识,已成青云魂魄。青云。阳光。书香。

一千年,青云流传一册汗青。

一千年,阳光写就一本翰墨。

阅读是借助文字的力量,磨练精神之光。一千年来,青云之神光源于灵界的高纬度,始终明亮,依然清朗,在剡江千年奔涌的清流上,在剡川草木的葱茏里,在青云古老的藏书楼中,精神之光投射出越来越鲜明的印记。

唐时,孙氏始祖孙邵为官至奉,与奉地结缘,扎根于此,择地起屋,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明进士孙胜,为官清廉,官至刑部主事,受皇帝赐封在家乡建一牌坊,名“联步青云坊”,村名亦改为“青云”。其典故意思甚好。“联步青云”取自岑参的五律《寄左省杜拾遗》——“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读书稀”,取头句“联步”和三句“青云”,和合之后,有齐步遥望青云、慕鸟高飞之意,亦深切地表达了孙氏始祖的青云之志。

明代进士孙胜乃青云之士,首造藏书楼,开一代藏书风气,锻铸文史的力量。书香的种子扎根深厚,枝枝叉叉,蓬蓬勃勃,开花结果。青青书香,百年流芳,英才辈出。清光绪二十三年,内阁中书、进士孙建德的藏书楼,藏书量有8000多卷。这些书籍已消逝在岁月的尘埃里。明清至民国,青云书塾盛行,藏书风气代代相传,锦绣流年,文脉得以春秋承续,接近了诗文,远离了庸俗。青云学子,奋发读书,天天向善。

青云记忆返回当下。胡同边的墙上挂着一长列村史、名人、大事记的扇形宣传窗,小路不长,但村史的脉络已然清晰。还未从厚重的历史中回味过来,文化礼堂的大门已然敞开,两侧原先新旧不一的公示栏,也都换成了风格一致的仿古木格式橱窗。对门的老年公园早已翻新一新,除去一般活动器械之外,还新造了供老人娱乐的足球场。各种景观和谐并存,构成一条极具青云特色的文化长廊,彰显着青云古老而年轻的独特魅力。

孙鹤皋,民国一代儒商,值得青云后人敬仰。他捐资、筹资建造了奉化小学,减免贫困子弟的学费,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还建“天孙阁藏书楼”、议事楼,取名“青云楼”。想当年,孙鹤皋为重振青云读书重教之习气,特意从慈溪购回5000多套书籍放在楼内,此举成为佳话被人传颂一时。青云楼外是开满阳光的天地,青云楼里有阳光映照的书香世界。这是一段阳光梦幻般的传奇。青云文化礼堂之前身是实业家孙鹤皋建造的孙氏宗祠,建于百年之前,宗祠左前首的两栋砖木结构、仿洋式的房子,右边为村民议事厅,左边则是著名的藏书楼。宗祠前设有戏台,戏台两侧的对联“青山照影歌桃厚,剡水流商衍脉长”,成为青云的一道风景线。古人的期盼,当今青人精彩演绎。外层的小洋房和内层的民国建筑宗祠各有特色,颇有中西合璧的韵味。青云的文化礼堂和村史馆俨然成为两颗饱含着古村文化深刻内涵的珍珠,孙鹤皋的爱书重教事迹,依然在青云闪闪发亮。

当下青云发散着一股阳光般馥郁的文艺。青云以孙氏宗祠为礼堂,并在西厢房楼上新建泉讲堂,如“兰馨公益”开办“兰馨亲子阅读班”,为青云对外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主要阵地。宗祠西厢房一楼设有“仰山书画苑”和“青云棋院”,专为村里的书法、棋艺爱好者提供一方僻静的小天地。青云文化,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变得厚朴而苍深,这朵璀璨的“阳光桃花”正婀娜多姿地绽放在奉川大地上。

天上一片青云,地上一个青云。山川青云一望间,紧跟着青云之书,穿过秋阳映照下的斑驳书影。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青云古老而年轻,如同明丽的秋光一样富有活力,富有文字流转的定力。

比如此刻,青云正在誊写一个新书的脚本,在这个脚本里,有着青云的辽阔与浩瀚。文字之上,铺展着阳光青芳的盛年。阳光与书香之间,道之存焉。

青云之上开满阳光,青云之下书香天堂。

青云之上有阳光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